



空间交接“团结心”

——我身边的民族团结进步故事③

本报记者 戚文静 李树婷 金玥彤

棒球与棒球相撞，清脆的“砰砰”声在操场上方回荡。孩子们像离弦的箭般冲出，紧接着是一连串利落的动作——跳跃、起身、接球、侧转、投出……每一个姿势都绷着少年人的劲儿，不带一丝拖沓。

华旦班玛站在场边，双手轻轻交握在身前。这位藏族教练的目光落在孩子们身上时，像浸了温水：有对晚辈的疼爱，有对热爱的欢喜，更有对未来的满满期待。

“教练，以前你们训练，也是这样吗？”一群眼角挂着汗珠的男孩凑过来，眼里满是好奇。

华旦班玛的目光轻轻扫过眼前一张张洋溢着青春朝气的脸庞，这些鲜活的身影忽然与二十年前的自己重叠，仿佛一切都发生在昨天……

“啥是棒球？”那是2006年，华旦班玛所在的小学来了位陌生的教练，说是来招棒球运动员。可谁都说不清这棒球到底是咋回事。“有一个棒什么的要求，咱们藏族孩子扔东西肯定很厉害，可以试试。”听了老师的话，出于好奇的华旦班玛跑去凑热闹，没想到因为跑得快被教练选中。

可牧区长大的孩子，熟练的是放羊赶羊，哪懂棒球？在特长班，每天下午是棒球队雷打不动的训练时间。而训练前的第一件事，是捡干净操场里散落的大石头。没有草坪的场地光秃秃的，一滑就是漫天沙土，手掌的皮磨破了一层又一层，第二天依旧捧着球继续练。

说到这里，华旦班玛下意识摸摸了右手手指——那里有一道疤痕，是当年为了找“扔球的手感”，反复摩擦棒球缝线磨出来的印记，就像一枚勋章，刻着最初的坚持。

训练条件艰苦不说，因为没天赋，华旦班玛的训练成绩常常垫底。看着身边队员又敏捷、力量又强，少年心里充满委屈。好几次，他红着眼跟母亲桑毛吉说“不想练了”，都被母亲驳回。

做事不能半途而废，坚持到底才能成功。桑毛吉是一名藏文老师，她的观点让华旦班玛觉得有些深奥，可有一句话他牢牢记在心里：你父亲就是一个坚持的人。其实，华旦班玛7岁那年父亲就去世了，记忆里父亲的身影早已模糊。可母亲的话像一颗种子，落在了他心里。从那以后，每天晚自习下课，他总一个人溜去操场加练半小时——对着空无一人的场地抛球、接球，直到月光把他的影子拉长。

华旦班玛说着，语气轻得像自言自语，又像在跟孩子们剖白内心：“那时候就想着，不能让妈妈失望，也不能输给自己。”

这样的苦练，一坚持就是三年。小学毕业那年，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亚太区发展中心来学校选拔球员，华旦班玛的名字赫然出现在名单上。他跟着全国选出的90多个“好苗子”，一起去了江苏省的学校，成了走出草原的棒球少年。

“后来呢？后来怎么样了？”又有学生追问，眼里闪着崇拜的光。

华旦班玛笑着摇了摇头。新学校、新集体。走出草原的新鲜劲儿还没过去，新的挑战猝不及防：普通话不流利，英语更是一窍不通——第一次英语摸底考试，他只考了6分。跟教练沟通要靠手势，跟队员交流靠“猜”；更难的是，每天下午都是棒球队的训练时间，跟小学特长班的课程安排不同，普通班里落下的学习内容只能课后自己想办法补。

孤独、挫败、无助一股脑儿地涌来，压得他喘不过气。好在身边的同学看出了他的沮丧：有人陪他逐字读英语单词，有人把课堂笔记抄给他，有人耐心讲他听不懂的数学思路。不同民族、不同风俗习惯的少年们，因为这份善意慢慢

走近，而华旦班玛也凭着那股不服输的韧劲儿，一点点往上赶。到了高一，他甚至站上了演讲比赛的舞台，凭着《The Blessing of Life》的主题演讲，拿了冠军。

说到这里，华旦班玛的脸上亮了起来，眼睛里像落了星光——那是少年人靠自己闯出来的骄傲。

“那教练就是这样当上了运动员？”谁也没想到，当职业队的橄榄枝递来时，他却选了另一条路。

“知识可以改变世界。”偶然的机会，华旦班玛在书中看到这样一句话。此时，这个爱思考的小伙子正在尝试建立自己与世界的对话方式。在他眼里，棒球的魅力不是激情，而是智慧。书里的这句话坚定了华旦班玛想要继续读书的念头。

那时的华旦班玛，早已头顶多项荣誉：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亚太区发展中心联赛冠军、上海市第十六届运动会冠军、中国大学生全国棒球联赛总决赛冠军、MLB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夏季联赛冠军。职业队抛来的薪水很诱人，可他思来想去，还是咬着牙拒绝了——他要参加高考，要去读更多书。

2016年，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寄到了他手上，他成了这所学校第一位藏族高水平运动员。四年后，拿着法律、英语双学位的华旦班玛，本有无数留在上海的机会：做律师、当翻译，或是去专业队当教练，每一条路都能挣到体面的收入。

就在这时，远在家乡的“伯乐”——当年带他入门的棒球教练打来了电话：“我要走了，这里的孩子，还等着有人带他们打棒球。”

母亲桑毛吉似乎早看透了他的心思，在电话里轻轻说：“当初让你走出去，就是为了让你有本事回来。人这一辈子，总得做点能

留下的、有价值的事。”

2020年，华旦班玛像一记精准的“本垒打”——从走出草原的少年，成为守护家乡棒球梦的引路人。他回到海南藏族自治州第一民族高级中学，成为了一名棒球教练，通过层层选拔挑出15个孩子，组建起当地第一支高中棒球队。

十几年过去，棒球早已在这片草原扎了根。很快，这支年轻的队伍就交出了亮眼成绩单：队员南拉太因棒球特长被华东政法大学录取；项秀多杰被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亚太区发展中心选中，如今已经留在中心当上了教练；2024年全国青少年棒球锦标赛U18比赛中，棒球队取得了全国第五名，这一成绩打破了青海省在该赛事中的历史纪录……

“老师，那你后悔过吗？”有学生小声问他。

华旦班玛知道，这样的疑问不止在学生心里。对于他的选择，有不少人是不理解的。学校校长懂他的初衷，棒球队的事情总是尽力支持。可私下里，有人曾给华旦班玛算过一笔账，留在上海，当律师或者当个翻译，要不干脆回老本行当个教练，一年至少有几十万元的收入。“乖乖，这小子，读书读傻了。”再出门时，华旦班玛明显感觉到周围人的目光中多了几分打量。一些关于名利的议论不时飘进耳朵里。

可华旦班玛不以为意，因为他“不是一个人在战斗”。

如今海南州

有7支棒球队，好几名教练都是当年跟他一起打棒球的伙伴。就像去年成立的共和县城北新区九年一贯制学校棒球队，教练普华才让就是第三批球员，大学一毕业就回到了家乡。在这支28个人的队伍里，藏族、汉族、回族、撒拉族的孩子聚在一起，笑得一样灿烂。

前不久，青海省棒球运动协会成立了。筹备时，场地、器械都是难题。为了这些事，华旦班玛没少操心。从共和到西宁，一天能跑五趟！协会挂牌成立那天，他兴奋得整夜没睡着，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想：以后草原的孩子，能有更多机会参加棒球比赛了。

“好了，休息够了，继续训练！”华旦班玛拍了拍手，把思绪拉回操场。清脆的“砰砰”声再次响起，孩子们的身影在阳光下穿梭，像一群追着光的“小羊”。

望着那些奔跑的背影，华旦班玛眼里的期待比当年更甚。他知道，这些孩子终将站上比他当年更广阔的平台，看到比草原更远的世界。而在他心里，每帮一个草原少年圆了“棒球梦”，每让一个孩子看到更大的天地，就算是自己的人生“再得一分”。



“回家的运动” 回家的青年

手记

本报记者 戚文静

作为一个对运动几乎没什么天赋的人，我此前对棒球的认知，仅限于电视里一闪而过的挥棒画面。直到为采访做准备时翻查资料，才知道击球手安全跑回本垒即可得分的棒球，有“回家的运动”之称。

“回家的运动”，这五个字念在嘴里，总觉得格外温暖。尤其听完华旦班玛的故事后，更觉这寓意像为他量身定做。就像他母亲桑毛吉那句刻在他心里的话：“离开，是为了更好地回来。”十几年里，他从草原上懵懂接触棒球的少年，到走出家乡追逐梦想的运动员，再到握着双学位却毅然归乡的教练，终究用行动兑现了这份“回家”的承诺。

在华旦班玛眼里，棒球从不是单人的竞技，而是一群人的并肩。他总爱跟孩子们拆解赛场的分工：投手要像定海神针，用精准的球路稳住全局；捕

手得是投手最默契的伙伴，哪怕是变化莫测的曲线球，也能稳稳接住；一垒手、二垒手、三垒手守好每一道关卡，游击手灵活补位，外野手盯着高空球奋力奔跑——每个位置都缺一不可，虽角色不同，却都在为同一个目标使劲。而这份“一个都不能少”的默契背后，是队员们抛开自我、眼里只有团队的坚守，这也是他从棒球里读懂的“团结”本义。

这份对团结的理解，不仅来自赛场，更来自他异地求学的日子。那些来自不同民族的温暖，像一束束光，让他明白“团结”从不是口号，而是摔倒时有人扶、困惑时有人帮的实在。也正因此，他总跟孩子们说：“不用跟你们讲民族团结的大道理，只要站上球场，你们就会懂——少了任何一个队友，都赢不了比赛。”在他的棒球队里，这份“不用讲的团结”，正藏在每天的训练日常里。没人会刻意提起“民族”，只知道“他是我的队友”。

华旦班玛常说，棒球的“回家”，是跑回本垒的得分；而他想要的“回家”，是让不同民族的孩子聚在这片球场，找到比本垒更温暖的“家”。在这里，没有陌生的语言壁垒，没有不同的生活习惯隔阂，只有一起

追着棒球跑的快乐，只有携手取得胜利时的欢呼——这份归属感，就是他想给孩子们“家”。

如今，这“回家的运动”，不仅帮孩子们找到了梦想的方向，更让不同民族的少年们，在一次次传球、接球、互相鼓励里，找到了属于他们的“共同的家”。而他这个“回家的青年”，也在这份坚守里，把民族团结的故事，写进了每一次挥棒的力量里，写进了孩子们灿烂的笑容里，写在了草原永远晴朗的阳光下。

